



公共汽車在清水灣的路上慢慢的往上爬，看着快要到西貢坳了；從窗內往外看，遠遠的山崗上豎立着那個隊友們管它叫「斷頭台」的滑輪架。一看見這個陌生人見了要感到奇異的滑輪架，兩年前在那兒發生的景象，便一幕一幕的出現在眼前：先是被逼遷來而在山下惶惶地打點行李雜物的居民，替他們把木料一疊一疊地搬上山去的同學，串起來搬碎石子、呼吟着上山的「舞龍隊」、和手不停鋤的建屋地盤負責人；繼續是在輪架旁邊筋疲力盡、喘息都來不及的可憐的一羣；還有那感到奇怪而不惜放棄搓麻雀也要跑出來看看的本地居民，口中喃喃：「怎麼大學生們到這裏來了？」最後是那亮燈加工，直到深夜的狂熱景象，那一切的一切，雖然早在兩年前發生了，而今想起來，卻比昨天的事情還要新鮮；可是，往事想起來，却不見得怎麼愉快。我抬頭再看一眼那快將消失的輪架，心裡莫明其妙的湧起了一片無限的悲涼感覺。我想：輪架還不動的豎立着，可是服務隊卻已經完蛋了，那裡還有那以往的狂熱，那裡還有那以往的奮勇直前的不撓的志氣；兩年多來的成績，不過像黑暗裡的一點燐光，一眨即逝，又像那在急流中的一葉小舟，在那苦心的舵手們怎樣的拚命把持，也勝不了那狂流的支配、在漩渦當中不斷打轉而深目慶幸，因為總還沒有沉下去。「服務隊已經完蛋了」，這個念頭反覆的苦惱着我。想着想着，突然間，一個我在童年時候深愛的神話，在我的腦海裡活現了起來，使我解開了悲懷，使我對服務隊有了更深的了解。

那神話，是希臘神話中最後的一篇，大概也是最美的一篇，題目叫「潘神死了」。請大家幻想自己置身希臘南部的小島羣中，聽我慢慢的說吧：「一條希臘的帆船，在羣島中行駛，突然，風停下來，船被水流沖到了一個小島的岸上，水手們上岸取水，聽到了一個聲音，囑咐他們往下游某島上去放聲喊叫，告訴萬物說「潘神死了」。水手們回到船上，風還是不來，他們便漂流而下，到了聲音說的那個地方。舵工走上船頭去，向陸地放聲叫喊道：「潘神死了。」立刻，他們聽見岸邊一陣慘厲的哭泣，號叫，哀傷，風忽然吹了起來，他們便逕自航行去了。由此，人們都知道潘神死了，所有奧林匹斯山上的眾神們都死了，但是他們並不因此而悲傷，因為他們早已知道，獨有兩個是要留下來的，那就是厄羅斯——博愛之神，和普敘蓋——雲霧之神，這兩位最偉大的神，已經被帶上天，成為長生不死了。」

就是這麼的一頁神話，把我心中的哭泣，號叫和哀傷趕得無影無蹤了。我目送那輪架慢慢的往山崗後面消失，心中是一片清明。所有的神都死了。獨有偉大的水永存下來。服務隊「轟轟烈烈」的時代過去了，也許再不會有「西貢坳時代」的大團結，再不會有那時候的龐大陣容，那一切都完蛋了，可是，隊的崇高的特質：「向善的精神」，却留存下來了，這個在兩年多的時間裡建築起來的美德，在忠實的隊員心中，已經扎起了堅強的根基。並且要更深的發展下去。我所以不說「服務社會」或「造福人類」，而偏偏選了「向善的精神」這個含糊的句子。是因為我實在找不到更適合的詞句了。沒有短短的一句話，能够清楚的解釋忠實的隊員們工作的特質的。難道他們貢獻勞力出來，單單是爲了幫助窮苦的人們？難道他們不懂得那微弱的後果，和別的更具貢獻的工作嗎？他們都明白。痛苦的，這兒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：快要窒息的人，那怕是最稀薄的一點點空氣，對他也存着復生的作用的。混濁的社會裡，你要生存下去，便要跟一般人一樣，在污泥裡打滾；如果你還對自己忠實，不願意跟別人一樣，你便得反抗，竭力逃出來，不然的話，你的結局是可悲的。可是逃到那裡去呀？這兒那兒，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都是駭人的污穢、冷酷、跟無盡的無聊，你來不及選擇地、便要把握最微弱的機會去反抗，脫離羣衆，從最低限度的「善」裡去尋求解脫，暫時的也好。一旦你加入了那可能是「象徵式」的「善」的行列，你便要覺得它是多麼的難能可貴，因為從此你便會深刻的了解，要致力於「善」的事業是多麼的困難，週圍的阻力是多麼的大，在泥坑裡打滾的人又是那麼的多，最後你還會體會到：特殊的此時此地，要把團體好好地組織起來，實在是絕無可能的。可是，慢慢地，因為處境的孤立，你開始覺得自個兒在事業裡的重要性，開始對「善」懷着推辭不了的責任心，於是，你堅強起來了，反抗的意志越來越雄厚了，這時候，你是那麼的堅定，以致你不因目前的行列的成敗而稍稍搖動了，你已經立下了宏願，要致力於更大的事業、為「善」而犧牲。我說的「向善精神」、就是那樣地建築起來的，本來是絕對孤獨的人，現在已有了精神上的聯繫，社會的潮流，已不再像先前那麼的可怕了。

潘神死了，讓他去吧，留存下來的，讓我們集衆人之力，加上個別的奮鬥，去把它帶給更多的朋友，帶給一切的人。讓我們超乎形式，超乎組織地一同努力向「善」，反抗吧，忠實的隊員們，在混混的污流中，如果我們不努力掙扎，終究是要沉下去的。

註：潘神是古希臘衆神中之一位。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